

中国昆昆艺术家传记丛书

谢柏梁 主编

月下花神言极丽

蔡瑶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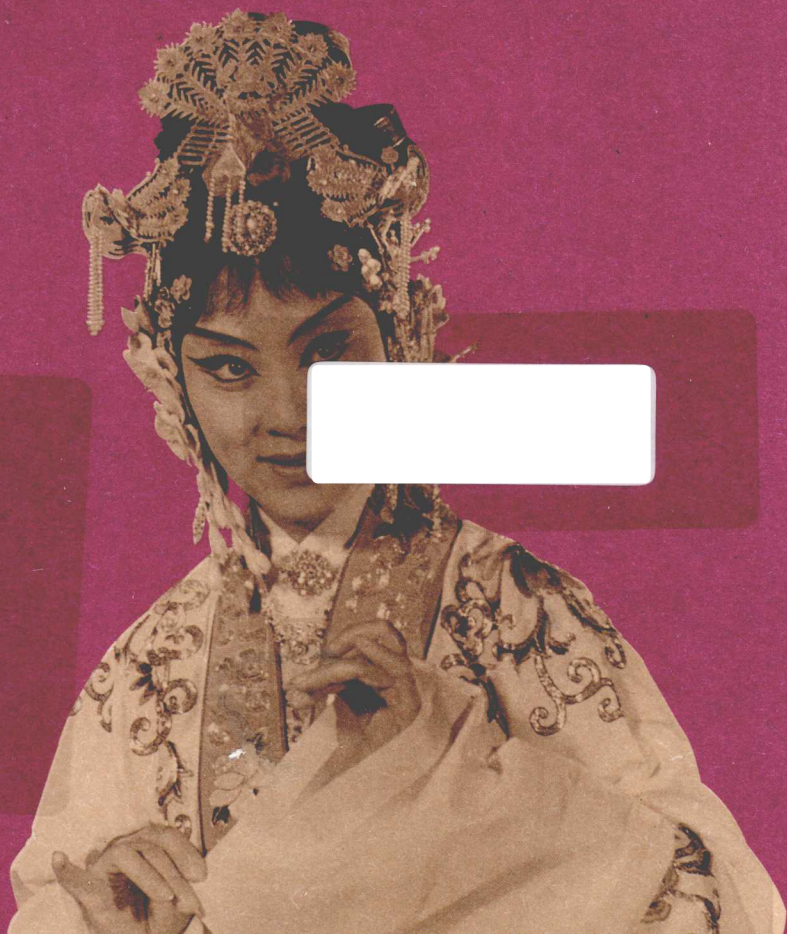
传

胡明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蔡瑶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由学校培养出来的昆曲演员，她所在的班级被后人称为「昆大班」。就是这个一九五四年成立的「昆大班」，在以后几十年里成为了培养昆曲演员最成功的「样板」，成为了昆曲界的荣耀和品牌。「昆大班」演员成材率之高，舞台艺术青春之长久，市场号召力之大，至今让所有各昆曲院团的「团带班」或以其他方式培养出来的前辈与晚辈的昆曲演员们难以望其项背。人们都很难想象，当今昆曲舞台上如果没有「昆大班」培养出来的演员会是什么样子。

说到「昆大班」的培养方式，无疑当年「传字辈」的老师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昆剧传习所」出来的这些「传字辈」艺人，在动荡的年代坚守清贫，潜心学艺，成就了他们人人会吹笛、个个会拍曲、每每能教戏、行行皆通晓的高超本领。名师方能出高徒，由他们这些有着深厚古典文化修养的昆曲全才带出的「昆大班」，就如昆曲中的「清华」和「北大」！「厚德载物」，「兼容并包」，





谢柏梁 主编
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

月下花神言极丽 蔡瑶铣传

胡明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下花神言极丽: 蔡瑶铤传 / 胡明明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6
(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
ISBN 978-7-5325-6795-9

I. ①月… II. ①胡… III. ①蔡瑶铤 (1943~2005) —
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8243号

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

月下花神言极丽

——蔡瑶铤传

胡明明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2 $\frac{8}{18}$ 字数 220,000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978-7-5325-6795-9/J·438
定价: 4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序

在宇宙的浩瀚星空中,我们人类所居住的地球,无疑是最有灵性的星球之一。

人类作为地球的主人,其源远流长的创造与发展变化的历史,主要由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所代表,由各色各样的奋斗历程所体现。

在美丽地球的东方世界,在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大家们,一向以对各式各类人物事迹的记述与描摹作为己任。我国的人物传记体裁丰富多样,大致可以分为纪传(皇家大事记)、文传(文学化传记)、史传(历史家所写人物传记)、志传(各地方志中所记载的本地人物传记)这四大类别。四类传记彼此发明,互为补充,构成了中国传记文化的多元谱系。

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专业化分工,到《左传》、《国语》、《战国策》式的整体氛围感的描述,最后由司马迁振臂一呼,以人物传记体为中心的《史记》横空出世。《史记》记载了地球东方的上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共3000多年的华夏历史。概述历代帝王本末的十二本纪,记录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兴废的三十世家,描摹重要历史人物的七十列传,使之成为号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在《史记·孔子世家》所记载的夹谷会盟中,孔夫子面对“优倡侏儒为戏而前”

的表演场面,在非常严肃而力图放松的外交场合下,做出了特别粗暴野蛮的极端化处理。这也成为历代梨园界对孔子不够恭敬的源头。此后历代史书方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优伶们的言行事迹。

魏晋以降,文史两家由混成到分野,自一体而两适。文者重藻饰心曲,史家倡材料事实,各臻其至,泾渭分明。隋唐而后,碑铭行传,五花八门,高手操觚,佳作如云。韩愈《祭十二郎文》情深委婉,柳宗元为慧能所作碑文机趣横生。

北宋乐史作《太平寰宇记》,分地区而织入姓氏人物,因人物又详及诗词、官职,“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太平世界,因人物而繁盛;梨园天地,赖优伶而生存。

美妙绝伦的中华戏曲艺术从唐代的梨园开始,至少存在了漫长的10个世纪。千百年以来,戏曲艺术一直在蓬勃兴旺地发展,成为中国人民雅俗共赏的朵朵奇葩、民族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类、戏剧天地内中华文化的闪亮名片、国际社会审美天地中的东方奇观。

较早对优伶进行分类撰述的史书,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该书包含了分类列传四十五卷,这种分类传的体例较有特色,其中就包括了《伶官传》。一向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甚至还被收入到中学教科书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云:“《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尽管欧阳修的本意是说祸患之起乃多方面的原因所累积爆发而成,但还是对表演艺术家们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与东土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西方世界对于戏剧艺术家的看法与评价完全不一样。对于以三大悲剧家和一大喜剧家作为代表的古希腊戏剧家,对于以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的西方戏剧界的灿烂星座,西方人给予了无限崇敬和由衷热爱。

晚清以来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是那些在西方世界出使、考察或者读书的官员士子。当他们瞻仰西洋剧院的建筑艺术之华美绝伦、内部装饰之金碧辉煌后,不由地发出由衷的赞美,感叹西洋剧院其“规模壮阔逾于王宫”,特别是舞台上的机关布景之生动逼真,变幻无穷,“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至于西方的戏剧艺术家地位之高贵,更是令国人叹为观止:所谓“英俗演剧者为艺士,非如中国优伶之贱”,“优伶声价之重,直与王公争衡”!

人类的艺术天地原本皆是可以共同分享的,何以东西方对于戏剧艺术家的认同度与景仰度,相差之大犹若天壤之别呢?泱泱中华,文明古国,难道就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振臂一呼,为戏剧艺术家们说几句公道话吗?

二

江山代有才人出,是非终有识者论。

我国历史上,首度给予戏曲艺术家们全方位高度评价的文人,是元代的钟嗣成(约1279—约1360)。这位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的人士,长期生活在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城。他先在杭州官学读书,师从于邓文原、曹鉴、刘濩等名家宿儒,又与对戏曲有着共同爱好的赵良弼、屈恭之、刘宣子、李齐贤等人同窗攻书,其乐融融。有记载说,钟嗣成曾一度在江浙行省任掾史。他自己写过《寄情韩翊章台柳》、《讥货赂鲁褒钱神论》、《宴瑶池王母蟠桃会》、《孝谏郑庄公》、《韩信泝水斩陈余》、《汉高祖诈游云梦》、《冯驩烧券》等7种杂剧,但不知为何皆已散佚。

真正使得钟嗣成开宗立派、名传青史的著作,还是其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代剧作家描容写心、传神存照、树碑立传的《录鬼簿》。

《录鬼簿》上卷分“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方今名公”、“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三类,这三类名公才人之情形,乃其友陆仲良从“克斋吴公”处辗转所得,故“未尽其详”。下卷分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四类。这上下两卷书大体依据时代之先后加以排列,一共记述了152位元杂剧及散曲作家的基本情况,同时也记录了400余种剧目。

我很欣赏钟嗣成的“不死之鬼”说。在他看来,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则?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册者,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是则虽鬼而不鬼者也。

不死之鬼,是为不朽之神或曰永恒之圣。在钟氏的神圣谱系中,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剧作家,那些高才博识、俱有可录的梨园才人,都值得传其本末,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吊以乐章,使之名传青史,彪炳千秋,泽及后世。

因此,写作《录鬼簿》更为重要而直接的意义,还在于对于后学的直接指导和充分激励。“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

录鬼簿。”惟其如此，则杂剧戏文创作之道，才可能被一代代年轻的才人们所自觉自愿地衣钵相传，推陈出新，生生不已，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

元杂剧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需要有人进行认真的归纳和总结。从此意义上言，钟嗣成在中国的地位，因为其成书于至顺元年（1330）的《录鬼簿》之横空出世，甚至可以与西方的大学问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等书相提并论。

有明一代，在贾仲明所增补的天一阁蓝格钞本《录鬼簿》之后，又附有约成书于洪熙、宣德（1425—1435）年间的《录鬼簿续编》一卷。该书直接受到《录鬼簿》的影响，以相同的体例记述了元、明之间一些戏曲家、散曲家的大致事迹，接续前贤，踵事增华，令人欣慰。

自兹之后，从总体上对于当代戏曲作家进行专门记载和研究的著作，从明清两代至中华民国，皆未得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安葵的《当代戏曲作家论》和本人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等相应的专著，都属于《录鬼簿》的悠远传统在新时代的传承、师范和发展。

三

与《录鬼簿》蔚为双璧的元代重要戏曲典籍，是生于元延祐年间、卒于明初的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夏庭芝所撰的《青楼集》。前书论作家，后者集演员，正好勾勒元代戏曲艺术家中两个最为重要部类的旖旎景观和绰约风采。

《青楼集》成书于元至正乙未十五年（1355），该书记述了从元大都到山东，从湖广武昌到金陵、维扬以及江浙其他地方的歌妓、艺人共110余人的简约事迹。这些女演员们各自身怀绝技，有的在杂剧、院本、诸宫调方面负有盛名，有的在嘌唱、乐器和舞蹈等项目上造诣颇深。有的演员如珠帘秀的弟子赛帘秀在双目失明之后，依然能在舞台上正常表演，“出门入户，步线行针，不差毫发”；脚步地位，规范犹在，这是多么高深的艺术造诣！

也正是因为她们的色艺双绝，声名鹊起，所以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和诸多应酬往还。书中除了记载与她们有过合作关系的20多位男伶之外，还记录了她们与诸多戏曲散曲作家等文人士子的交情。甚至有50多位达官贵人、名公士大夫，都与这些女演员们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广泛交往。一部《青楼集》，作为第一部比较简练而系统的表演艺术家史传，对研究元代演剧、表演艺术、演员行迹

与时代风尚等多方面的话题,都具备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意义。

明清以来,与关于戏曲剧作家的记录相对寂寥的研究局面不一样,类似明代潘之恒《鸾啸小品》之类关于演员与表演艺术的文献相对较多。表演艺术家们的优美声容及其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使他们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充盈的记载。

清代,戏曲艺术进入另一个鼎盛时期,演员记录极为丰富。《清代梨园燕都史料》中所收录的《燕兰小谱》、《日下看花记》等几十种书,都对演员予以了主体性的关注。如小铁笛道人在《日下看花记》自序中论及其作传缘起云:

唐有雅乐部。宋时院本始标花旦之名,南北部恒参用之。每部多不过四、三人而已。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咏升平,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往者,六大班旗鼓相当,名优云集,一时称盛。嗣自川派擅场,蹈躅竞胜,坠髻争妍,如火如荼,目不暇给,风气一新。迨来徽部迭兴,踵事增华,人浮于剧,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舞衣歌扇,风调又非卅年前矣。……录成一稿,名之曰《日下看花记》。梨园月旦,花国董狐,盖其慎哉。余别有《杨柳春词》一册,备载芳名,以志网罗,无俾遗珠之叹。凡不登斯录者,毋慙予为寡情也。

这段序言,既有史识在,又有人情浓,令人为之莞尔首肯。

民国以来,由于出版业的发达与报刊传媒业的勃兴,又使得关于演员的记载、评选和评论蔚为大观。民国二十七年(1938)由徐慕云编著的《中国戏剧史》(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卷一专列《古今优伶戏曲史》,以编年体形式,研究家的眼光,纵述自先秦以来直到民国戏曲演员的大的历史线索与知名演员,颇具史家眼光。

近些年来,北京学者孙崇涛、徐宏图等人合著的《戏曲优伶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和上海学者谭帆的《优伶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先后问世,这都是关于中国历代演员事迹的研究著作。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戏剧艺术家的位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提高。在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席位中,戏剧家特别是戏曲表演艺术家都占有一

定的比例。

与此同时,关于戏曲表演艺术家的各种传记资料愈来愈繁盛起来。最负盛名的自传性著作,是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盖叫天的《粉墨春秋》,也曾激励过业内外的诸多读者。

20 世纪末叶到 21 世纪初叶以来,戏曲艺术家的传记纷纷面世。诸如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等多家单位,都出版过不少戏曲家传记。

有鉴于目前出版的一些戏曲家传记,还存在着收录偏少、体例不全的遗憾,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新人物的涌现,社会各界迫切需要一套相对系统、完整些的戏曲人物传记资料。这既是对钟嗣成、夏庭芝等人开拓的曲家与伶人传记之风的现代传承,也是在国学与民族艺术学越来越受到全民重视的前提之下,从戏曲艺术家传记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呼应。

在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在中国商品出口多、文化输出少的不对称情形下,在国际社会与世界戏剧界关于中国民族戏剧的热切关注下,一部系统的中国戏曲家传记丛书呼之欲出。

作为中国戏曲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理所当然地应该担当起编纂中国戏曲艺术家传记丛书的重任。而且今天的戏曲艺术家丛书,既包括了演员与编剧在内,也同样不会遗漏著名的戏曲音乐家和舞美设计家等不同专业的代表人物。

中国戏曲学院的表、导、音、舞、美等不同系科,都对本专业的佼佼者了如指掌。在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三结合的编纂模式下,在文献资料收集、当事人采访调查、专辑文本写作修改等较为漫长的过程中,学院都有着较为雄厚的人才基础。有道是铁打的校园水流的学生,也只有中国戏曲学院才能一直具备较为丰富而新鲜的专业化人力资源。

在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慧眼关照下,在上海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在中国戏曲学院领导与师生的有效指导与大力参与下,在社会各界贤达众人相帮、共襄盛举的积极姿态下,《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终于正式立项。从 2010 年到 2011 年两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出版了 12 种京昆人物传记。从 2012 年开始,这套丛书将以月出一本的节奏,稳步运行,逐步推进。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中国京昆艺术家传记丛书》新书发布会及学术研讨会在

京隆重召开。此次盛会由全国政协京昆室、文化部艺术局支持,北京市教委、上海文化基金会、中国戏曲学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主办。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具体承办。

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仲呈祥、全国政协京昆室负责人赵景发、王春祥、文化部外联局舒晓书记、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副会长龚和德、王安奎、北京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郭启宏、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前所长田本相等 40 余名院内外领导与专家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中国戏剧》主编晓赓、《中国演员》主编陈牧、《中国京剧》、《戏曲研究》、《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多家报刊的相关编辑参与了盛会。中国戏曲学院李世英副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田松青主任分别致欢迎词。张永和、翁思再、和宝堂、陈珂、陈培仲、田志平等院内外传记作者代表分别就自己的撰写情形作了交流。大家共同期待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中国戏曲学院的诸多学术与专业品牌之一,为弘扬京昆传统、继承国粹艺术、深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研究与推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我们打算用五年时间,首先推出京昆艺术家当中的重要人物传记。五年之后,评传工程将向着越剧、黄梅戏、豫剧和粤剧等地方戏的各大剧种之领军人物转移,持续推进。积之以时日,继之以心力,伴随着梨园界各方贤达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支持,中国戏曲艺术家的系列传记就一定能够在太平盛世当中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共同托举出中华文化中戏曲艺术家的辉煌群像。

五

本套丛书首批推出的系列传记,都属于中国京昆艺术家的可观序列。

昆曲,既是京剧之前最具备代表意义的“前国剧”,又是戏曲剧本文学性较强、表演艺术趋于典范精美的大剧种,还是 2002 年起首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备较大国际影响的古典剧种。

从 1917 年开始,吴梅先生在北大开辟了戏曲教学的先例。在他的指导、启发和参与下,由上海的实业家穆藕初赞助,昆剧传习所在苏州正式开班,培养了承前启后的“传”字辈演员。设非如此,兰苑遗音,古典仙音,险些儿作广陵散,斯人去矣,芳踪难寻。至于北昆的韩世昌、白云生等人,也都是正式拜过吴梅先生的嫡传徒弟。这些人,这些事,不可不写,不可不传。

京剧,至今被公认为中国戏曲最具代表性的剧种,海内外的不少人索性将其称为“国剧”,也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京剧表演艺术家,流派纷呈,各称其盛,具备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在世界各国都具备较高的知名度。这些角儿,这些流派,不可不述,不可不歌。

因此,昆曲类传记中,首先推出的是近代戏曲学术大师吴梅、昆剧表演艺术大师俞振飞和素负盛名的昆剧“传”字辈老艺人;京剧类传记中,“四大须生”与“四大名旦”等名宿传记也规划较早。

细心的读者很快将会发现,在本套丛书中,大多数都是众所公认的戏曲界大师,但也还有部分正处在发展过程的中年名家。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曰传,树碑立传,盖棺才能论定,中年才俊尚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缘何仓促为之写传?

此问有理,但又不全正确。须知任何一时代较有影响的人物,首先是被同时代的人们所热爱。举例说来,于魁智、李胜素和张火丁等人都还处在发展前进的艺术路上,可是他们也确实拥有大量的观众群。那些忠实的粉丝们,迫切要知道他们心中偶像的更多情形。那么,为同时代的人们的戏曲界偶像树碑立传,实属必要。再比方今天我们的诸多梅兰芳传记,实际上更多的是具备历史文献的意义,因为现存的大部分观众再也无缘得睹梅大师演出的现场风采了。

更有甚者,我们与《中国京剧》的朋友们总是计划某月某日去采访某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可是每当我们如期去实地采访时,常常会发现老人家年事已高,对于昔日的风采与精彩的艺术,已经很难清楚地加以表述了。英雄暮年,情何以堪?

至于有时候看到讣告上的名家,原本已经列入我们要拜访的日程表上,但是拜访者尚未成行,受访者却已经远行,远行到另外一个遥远而不可及的世界中去也!天壤永隔,沟通万难,那就更属于永远的遗憾了。

有鉴于此,我们提倡两次写传法或曰多次写传法。此次先写名家的壮年时期,未来再补足传主的晚年事迹,这样的传记,也许更加齐备可靠一些。若必要年老而可写,若必等盖棺而论定,却使后人对前辈艺术家知之甚少,叙之渺渺,称之信史,恐也非理想之传记。

传记的生命力在于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演出一幕幕人生的大戏。但是如何讲好故事,怎样使得故事讲得精彩动人,令人读后余香满口,味道袭人,实属不易。《史通》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

戏曲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创造了富于美感的各色人物形象,但在生活中却还是一位凡人,或者说往往是一位烦恼更多的凡人。如何使得生活中的凡人和舞台上各色才子佳人、贤士高官和其他或正或邪的人物形象有机地对接起来,更是亟需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不断探索的难关。

传记包括家族身世、教育承传、艺术人生和舞台创造等部分,也酌选精彩而有历史价值的照片,以期图文并茂,赏心悦目。传记强调文献记载、口述历史与适度评述相结合。附录包括大事年表、源流谱系、研究资料索引等。每位传主的评传大约 15 万字,俱以单行本方式印行出版。

二百年来,风云变幻,梨园天地,名家辈出。区区一套丛书,尽管编者力图使之相对完整系统一些,但挂一漏万、沧海遗珠的现象,还是不能避免。即便收入本丛书中的名家大师,由于多侧面历史的诸多误会以及材料的相对匮乏,由于诸多热情有余、经验不足的人的参与,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尚求方家不吝指正,遂使学问一道,有所长进;梨园群星,光芒璀璨。这也正好呼应了马克思的人物传记理想,那就是写人物应当从感情气势上具备“强烈色彩”、“栩栩如生”,力求达到恩格斯关于人物形象应当“光芒夺目”的审美理想。

尽管为梨园界的艺术家们作传,从理论上看厥功甚伟,但实际工作却常常举步维艰。甚至梨园界的一些同仁乃至某些传主的家属学生,也都会存在着一些不一致的想法。尽管前路漫漫,云雾遮蔽,甚至常常山重水复,坎坷难行,但是坚定的追求者和行路人还是会历经千辛万苦,抹去一路风尘,汇聚锦绣文章,迎来晨曦微明。

彼时彼刻,仰望戏曲艺术的长空,那一颗颗晶莹的晨星正在深情地闪烁着动人的光华。晨钟响起,无限芳馨远播,那正是全体传记写作人和得以分享传记的读书人,以及关心本套丛书的戏迷和社会各界朋友们的无量福音。

谢柏梁

2012 年元旦

(本丛书主编为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北京市特聘教授与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

序一 她若还在,那该多好

转眼间,瑶铤离开我们已经有七年多了。这些年,每每老朋友聚在一起,聊往事,聊昆剧,大家总会想到她。我常常在心里叹一口气,想着:“她若还在,那该多好!”

我和瑶铤是上海市戏曲学校“昆大班”的同学,她小我两岁,算是师妹。众所周知,“昆大班”人才济济,旦角个个出挑。蔡瑶铤的“总分”也很高,无论扮相、个头、表演都很优秀。她主学闺门旦和正旦两个行当,偏重于正旦,在唱的方面尤其突出,吐字行腔很讲究,这与她从小就接触音乐有关。我和她很谈得来,不仅因为都姓“蔡”,还因为脾气相投。我们常常合作,演得较多的是《评雪辨踪》一折,她演刘翠屏,我演吕蒙正,配合很默契。这真是一种缘分,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和无知无畏,不论酸甜苦辣,如今都成为最美好的记忆。

我和瑶铤合作的第一个大戏是《白罗衫》。那是1962年初,我们都从戏校毕业了,由“昆大班”和“京大班”组成了上海青年实验京昆剧团,后来习惯称作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剧团当时排演了两个大戏:昆剧《白罗衫》和京剧《大名府》。

《白罗衫》演少年巡按徐继祖受理一件18年前的杀人案,被告竟是自己的父亲徐能。他秉公断案,发现告状的妇人郑兰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当年,涿州书生苏云携妻赴兰溪上任,途中为徐能所害。妻子于逃亡途中产下一子,用白罗衫裹弃。后竟被徐能收养,取名继祖。18年后,徐继祖高中,巡视江南,路遇亲生母亲

告状。最后白罗衫出现,母子相认,一家团聚。《白罗衫》是昆剧的传统戏,以《看状》一折最为著名。为了适合我们演出,重新改编整理了剧本,由华传浩、沈传芷两位老师任艺术指导,还邀请了著名的电影导演舒适担任导演。我演徐继祖,瑶铤演母亲郑兰,有很多对手戏。郑兰这个角色挺重,满腹冤屈,忍辱负重。瑶铤以正旦应工,表现十分出色。《白罗衫》演出后,反响热烈,我记得《新民晚报》和《文汇报》都刊登了报道评论,还参加了1962年在苏州举行的昆曲汇演,获得好评。



《白罗衫》,蔡正仁饰徐继祖,蔡瑶铤饰苏夫人,陆永昌饰奶公,成志雄饰小三

可惜,《白罗衫》也是我和瑶铤唯一合作的大戏。不久,“文革”爆发,剧团解散。同学们有的下了乡、进了工厂,有的进入样板戏剧团跑龙套。因为专业出色,瑶铤进了样板戏《海港》剧组,担任方海珍的B角,算是我们这些人中机遇最好的。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瑶铤保持了她的正直和傲气,之后虽有是是非非,她总能坦然而超脱。

1978年1月,上海昆剧团成立,蔡瑶铤自然也是主要演员之一。上昆排演大戏《蔡文姬》,我演董祀,瑶铤则是蔡文姬的B组和合唱领唱。一年后,因为爱人在北京工作,瑶铤调往北方昆曲剧院。

20世纪80年代初,瑶铤在北昆接连排演了《牡丹亭》、《西厢记》、《窦娥冤》等几出大戏,成绩斐然,作为老同学、老朋友,我也替她高兴。在艺术上,瑶铤越来越成熟,尤其是她继承整理的《货郎旦·女弹》一折,在唱念、表演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令人刮目相看。90年代,她又推出了《琵琶记》。从窦娥、张三姑,到赵五娘,形

成了一个“正旦”系列，这在当时昆剧界可谓独树一帜。

我们相隔南北，又分属不同的院团，合作的机会很少，但从未断了联系。我只要到北京，或者她来上海，就会相约聊聊各自的近况。有时候参加曲会等活动，我们也会合作一小段，常演的是《长生殿·小宴》中的[泣颜回]。我们还一起为俞振飞、言慧珠老师的《玉簪记·琴挑》录音配了像，现在想来，是我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影像资料。虽然每次相聚时间都不长，但我们的感情丝毫不减。

这中间有两件事，我至今难忘。

一件是我受她邀请，赴北昆教学。20世纪80年代初，北昆招收了一批小学员，用“以团带班”的方式培养。因为师资缺乏，瑶铤便邀请我们这些老同学去教戏。当时王振义、邵峥、温宇航不过十五六岁，我陆续教了《贩马记》、《断桥》、《见娘》等小生戏。瑶铤为这些孩子费尽心力，教戏排戏事事操心，这是我亲眼所见。当时她主教的几个旦角条件都很好，可惜现在还留在昆剧舞台上的寥寥。她也教小生戏，王振义、邵峥如今都是成熟的演员，各有成就，瑶铤功不可没。

还有一件就是在90年代中期，我和瑶铤受邀赴台教学。在两个多月里，我们教了《长生殿·小宴》、《乔醋》等好几个戏，还给《琴挑》、《评雪辨踪》录了像。瑶铤教戏认真细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生们还精心为她筹办了生日会，那些日子过得真是愉快。自从她去了北昆，我们相聚总是匆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静下心来聊天谈戏。

2005年，文化部在上海建立了“昆曲表演人才培训中心”。筹备“旦角培训班”时，我想邀请瑶铤来教《女弹》。瑶铤欣然同意，并答应暑假时她就来上海。学生们听说蔡老师要来教《女弹》，都很兴奋，一直盼望着。可是，开班前她突然打电话说最近身体不好，好像胰腺有点问题，医生建议休息一段时间。我当时并没有多想，以为她稍加调养，就能过来教戏。没想到，她的病情比我想象中严重得多，后来才知道是胰腺癌。现在想来，瑶铤身体确实一直不好，在台湾时就觉得她精神有点差，还以为是教戏太累的缘故。之后，她身体也是时好时坏，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原来病根早种，我们都没重视，结果这次来势汹汹。听说她住院了，我趁在天津演出《长生殿》的间隙，去北京看她。当时情况还好，我还鼓励她安心养病。不想，11月，竟传来瑶铤去世的噩耗，前后不过两个月时间！我匆匆赶到北京参加她的追悼会。五十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突然离开，我的悲痛，语言难以形容。

瑶铤离开的时候，不过六十出头。无论是演出创作，还是培养学生，她在艺术



《长生殿·小宴》，蔡瑶铣饰杨贵妃，蔡正仁饰唐明皇

上还应该大有可为。这几年昆剧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北昆也办得有声有色。而且,就全国而言,正旦方面的演员和戏都缺,而这正是瑶铤所长。

瑶铤如果还在,那该多好,她还可以为昆剧、为北昆做很多事情。

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从事昆剧这门艺术,人生不免坎坷,艺术也有起伏,瑶铤尤其不易。世事多有遗憾,我已是年逾古稀的年纪,很多事情也能看开看淡了,但瑶铤的过早离世却是我心头一件挥之不去的伤心事。

蔡正仁

2013年1月

(本文作者系原上海昆剧团团长,昆曲名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昆曲传承人)